

藍古富 主編

大藏經補編

(18)

華宇出版社

大藏經補編 18

(全三十六冊)

主編：藍吉富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發行人：朱蔣元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定價：新台幣五四〇〇元(全套三十六冊)

(郵運費另計)

郵政劃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佛曆二五二八年十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新華書局

編輯說明

本冊所收集的中國佛教史料，計包含八個部份。這八部份是零散而不相統屬的。內容是「補編」第十七冊所未收、而其史料價值又不可忽視的佛教典籍。茲略介如次：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九世紀中期（唐文宗、武宗在位期間），日僧圓仁在我國的旅行記錄。從這本書，不只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對日本佛教徒的吸引力，而且有關唐代的佛教動態、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及中日海上交通等問題，本書都提供了相當重要的研究資料。尤其是唐武宗會昌法難的經過，本書的內容是一位身歷其境的人的直接記錄，其史料價值之高，更是不可言喻。可惜中文的各版大藏經都不曾收錄此書，對我國的研究者而言，頗不方便。這也是我們將該書收入「大系」之中的主要動機。

佛教繪畫史料輯錄的是三部古代的繪畫史籍：「宣和畫譜」、「畫禪」，與「歷代名畫記」。除了「畫禪」之外，其餘二書，此處只節錄其與佛教（或道教）有關的部份。有關佛教美術的典籍，當然不只這些，我們輯錄這幾部書的意思，是要提醒國內佛教界或學術界，應該多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佛教藝術史的待發之覆甚多，值得我們共同去挖掘、去研究。

「歸元鏡」是文學史上罕見的佛教戲劇，型式與元明民間所習見的戲曲相同。為清代杭州僧人智達

所撰。內容以東晉廬山慧遠、五代永明延壽、明末雲棲株宏三位高僧的事蹟爲核心，鋪排出勸人修習淨土法門的情節。這是佛教在講唱文學以外的另一種文學弘法方式，可以與西洋的神劇媲美，也值得被現代的佛教弘法者注意。

「高旻寺規約」是近世禪宗大叢林——高旻寺的僧侶生活規範。從規約的內容，我們大體可以瞭解禪宗的制度與組織，也可以窺見禪宗僧徒們的寺院生活狀況。這是一部揭開方外世界之簾幕的典籍，也是研究近世中國寺院制度或寺院經濟所不能遺漏的重要史料。

「相宗絡索」是明代大儒王船山（夫之）的佛學著述，爲作者對法相宗名詞的義理闡釋。在佛學已沒落的明末清初，以王氏之爲一代大儒，能對佛學中之系統龐大、析理精密而一向不爲國人所熱中的法相宗加以措意，實在甚爲難得。此外，「解惑編」是清僧弘贊所編的弘法文集；「絕觀論」爲敦煌寫本中的禪學要籍，「續原教論」是明初一位知識分子對佛教的看法。這幾部書，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都值得注意。

目次

一、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圓仁……………	三
——附「圓仁與其入唐求法巡禮記」一文		
二、佛教繪畫史料……………		一三七
(一)、宣和畫譜(節錄卷一至卷四)……………	蓮儒……………	一三九
(二)、畫禪(全)……………	蓮儒……………	一九九
(三)、歷代名畫記(節錄卷三)……………	張彥遠……………	二〇八
三、歸元鏡……………		二二五
四、高旻寺規約……………		三〇五
五、相宗絡索……………	王夫之……………	四九七
六、解惑編……………	弘贊編……………	五四九
七、絕觀論……………		六九一
八、續原教論……………	沈士榮……………	七〇九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圓仁撰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

圓仁撰

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時。第一第四兩船。諸使駕船。緣無順風。停宿三箇日。十七日夜半。得嵐風。上帆搖。艫行。巳時到志賀嶋東海。爲无信風。五箇日停宿矣。廿二日卯時。得良風。進發。更不覓澳。投夜暗行。廿三日巳時。到有救嶋。東北風吹。征留執別。比至酉時。上帆渡海。東北風吹。入夜暗行。兩船火信相通。廿四日望見第四船在前去。與第一船。相去卅里許。遙西方去。大使團藤原常嗣始畫觀音菩薩。請益留學法師等。相共讀經誓祈。亥時火信相通。其貌如星。至曉不見。雖有良巽風變。而无漂遷之驚。大竹蘆根鳥賊貝等。隨瀾而流。下鈎取看。或生或枯。海色淺綠。人咸謂近陸地矣。申時大魚隨船遊行。廿七日平鐵爲波所衝。悉脫落。疲團藤下恐脫鳥若驚字信宿不去。或時西飛二三。又更還居。如斯數度。海色白綠。晝夜令人登桅子。見山嶋。稱不見。廿

八日早朝。鷺鳥指西北雙飛。風猶不變。側帆指陣。巳時至白水。其色如黃泥。人衆咸云。若是揚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見申云。從戊亥會。直流南方。其寬廿餘里。望見前路。水還淺綠。暫行不久。終如所申。大使深恠。海色還爲淺綠。新羅譯語金正南申云。聞導團藤下文皆作導。池本作道揚州掘港難過。今既踰白水。疑踰掘港歟。未時海水亦白。人咸驚恠。令人上桅。團藤下池本有子字。東本有令字見陸嶋。猶稱不見。風吹不變。海淺波高。衝鳴如雷。以繩結鐵沈之。僅至五丈。經少時下。鐵試海淺深。唯五尋。使等懼。或云。將下石停。明日方征。或云。須半下。帆馳艇。知前途淺深。方漸進行。停留之說。事似不當。謂定之際。妙速。酉戌。爰東風切扇。濤波高猛。船舶卒然趨昇。海渚乍驚落帆。桅團藤下池本有桅字角摧折兩度。東西之波互衝傾船。極葉著海底。船舶將破。仍截桅弃。桅。船舶即隨濤漂蕩。東波來船西傾。西波來東側。洗流船上。不可勝計。船上一衆。悉歸佛神。莫不誓祈。人人失謀。使頭以下至于水手。裸身緊逼。船將中絕。遷走艫軸。各覓全處。結構之會。爲瀾衝

咸皆差脫。左右欄端。結繩把牽。競求活途。湍水汎滿。船卽沈居沙土。官私雜物。隨湍浮沈。廿九日晚潮涸。湍亦隨竭。令人見底。々悉破裂。沙埋檣棧。國檣棧如指船底之板。依數根。衆人設謀。今船已裂。若再逢潮生。恐將摧敗。或池本作棧。衆人設謀。今船已裂。若再逢潮生。恐將摧敗。或仍倒。桅子。截落左右。艙棚。於船四方建棹。結纜檣棧。國檣棧。亥時望見。西方遙有火光。人々對之。莫不忻悅。本作棧。亥時望見。西方遙有火光。人々對之。莫不忻悅。通夜瞻望。山嶼不見。唯看火光。

國七月二日早潮潮生。追去數百町許。西方見嶋。其貌如兩舶雙居。須臾進去。卽知陸地。流行未幾。遇兩潮洄洑。橫流五十餘町。舶沈居泥。不前不却。爰潮水強過。掘決船邊之淤泥。々卽逆沸。舶卒傾覆。殆將埋沈。人人驚怕。競依船側。各各帶揮。處々結繩。繫居待死。不久之頃。舶復左覆。人隨右遷。隨覆還處。稍逮數度。又舶底第二布材。折離流去。人々銷神。泣淚發願。當戌亥間。遙見物隨湍浮沈。人々咸曰。若是迎舶歟。疑論之間。逆風迎來。終知是船也。見小倉船一艘乘人。先日所遣。射手壬生開山。大唐人六人。趕至舶前。爭錄事以下。先問大使所着之處。答云。

未知所着之處。乍聞驚悲。涕淚難耐。卽就其船。還國物。錄事一人。知乘船事二人。學問僧四載等已下廿七人。同還乘之。指陸發去。午時到江口。未時到揚州海陵縣白湖鎮桑田鄉東梁豐村。日本國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卽大唐開成三年七月二日。雖年號殊。而月日共同。留學僧等到守捉軍中李賓宅停宿。聞大使以六月廿九日未時離船。以後漂流之間。風強濤猛。怕船將沈。捨可憐物。口稱觀音妙見。意求活路。猛風時止。子時流着大江口南蘆原之邊。七月一日晚。潮落不得進行。令人登桅頭看山岡。南方遙有三山。未識其名。鄉里幽遠。无人告談。若待潮生。恐時久日晚。不能拯濟船上之。仍以繩繫船。曳國更本作曳。今依池本改之。下從之。出海邊。人數甚少。不得搖動。判官以下。取纜引之。未時泛艇。從別從東本作從。海邊行。漸覓江口。終到大江口。逆潮過流。不可進行。其江稍淺。下水手等曳船而行。覓人難得。儻逢賣蘆人。卽問國鄉。答云。此是大唐揚州海陵縣淮南鎮大江口。卽召其商人兩人。上船向淮南鎮。從水路而到半途。彼兩人未知鎮

家。更指江口却歸。日晚於江口宿。二日晚彼二人歸去。近側有鹽官。即差判官長岑宿禰高名准錄事高丘宿禰百興。令向鎮家兼送文條。初條恐誤字即鹽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來慰問。使等筆上。勿上池本作言國風。大使贈土物。亦更向淮南鎮去。從江口北行十五里許。既到鎮家。東本誤作手鎮軍等申云。更可還向於掘港。即將鎮軍兩人歸于江口。垂到江口。判官元行存。在水路邊申云。今日已晚。夜頭停宿。隨言留居。勞問殊深。兼加引前之人。三日丑時潮生。知路之船引前。而赴掘港。已時到白湖。湖上文及下文作湖口。逆流極過。大唐人三人。并本國水手等曳船截流。到岸結纜。暫待潮生。於此間第四船漂着北海。午時僅到海陵縣白潮鎮管內守捉軍中村。爰先於海中相別錄事山代氏益等卅餘人迎出。再得相見。悲悅竝集。流淚申情。爰一衆俱居。此間雇小船等。運國信物。并洗眼濕損官私之物。雖經數日。未有州縣慰勞。人々各覓便宿。辛苦不少。請益法師。與留學僧一處停宿。從東梁豐村去十八里。有延海村。々裏有寺。名國清寺。

大使等爲憩漂勞。於此宿住。九日已時。海陵鎮大使到勉來慰問使等。贈酒餅。兼設音聲。相從官健親事。國親親事假事司假施之事者八人。其到勉著紫朝服。當村押官。亦同著紫衣。巡檢事畢。却歸縣家。十二日從東梁豐村取水路。運隨身物。置寺裏。畢。同日午時。爲催迎船。差通事大宅年雄。射手大宅宮繼等。從水路令向縣家。申時雷鳴。留學僧等住東。東下豐村未到。此間。十三日大熱。未時雷鳴。自初漂着以來。蚊蠅甚多。其大如蠅。入夜惱人。辛苦無極。申時留學僧來。同居寺裏。患赤痢。十四日辰時。爲縣州。初縣州池本作州縣迎船不來。大使一人判官二人錄事一人知乘船事一人史生一人射手水手等惣卅人。從水路向縣家去。登時開元寺僧元昱來。筆言通情。頗識文章。問知國風。兼贈土物。彼僧贈桃菓等。近寺邊有其院。暫話即歸去。暮際雷鳴。洪雨。驚悶尤甚。十七日午時。射手大宅宮繼與押官等十餘人。從如皋鎮家將卅餘草船來。即聞大使昨日到鎮家。申時奏知乘山錄事等。與射手從東梁豐村來。宿住寺裏。十八日早朝。公私

財物運舫船。已時錄事以下水手已上從水路向州去。水牛二頭以繫舫餘舫。或編三艘爲一船。或編二隻爲一船。以纜繫之。前後之程難聞。相喚甚。征稍疾。掘溝寬二丈餘。直流无曲。此即隋煬帝所掘矣。雨下辛苦。流行卅餘里。申時到郭補村停宿。入夜多蚊。痛如針刺。極以艱辛。通夜打鼓。其國之風。有防援人。爲護官。明官東本作宮物至夜打鼓。十九日寅時。水牛前牽進發。暗雲无雨。卯時聽鷄聲。始有吳竹林及生粟小角豆等。已時大使牒到來。來案牒狀僞。其漂損船。隨便檢按於所由。守捉司其守船水手等。依數令上向。不得釋留者。登時差准船師矢侯糸丸等。還遣泊船之處。午時到臨河倉鋪。竟夜進行。廿日卯畢到赤岸村。問土人答云。從此間行百廿里。里東本無有如阜鎮。暫行有堰。勿舉東本作堀掘開堅堰。勿舉東本作堀發去。進堰有如阜院。專知官未詳所由。船行太遲。仍停水牛。更編三船以爲一番。每番分水手七人。令曳舫而去。暫行人疲。更亦長續繫牛曳去。左右失謀。疲上益疲。多人難曳。繫牛疾征。爰人

皆云。一牛之力即當百人矣。比至午時。水路北岸楊柳相連。未時到如阜棧。即茶字池本作棧店暫停。掘溝北岸。店家相連。射手丈部貞名等。從大使所來云。從此行半里。西頭有鎮家。大使判官等居此。未向縣家。大使判官等聞。寶信物來。爲更向州。令裝束船舫。又云。今日州使來。始充生料。從先導。明官東本作注有導字新羅國使。而與本國一處。而今年朝貢使稱新羅國使。而相勞疎略。今大使等。先來鎮家。既定本國與新羅異隔遠遼。卽縣州承知。明承知池本作知言上既畢。乍聞忻然。頗慰疲情。申時鎮大使劉勉。馬來泊舫之處。馬子從者七八人許。檢校事訖卽去。錄事等下舫。參詣大使所。日晚不行。於此停宿。廿一日卯時。大使以下共發去。水路左右富貴家相連。專无阻障。暫行未幾。人家漸疎。先是鎮家回國矣。大使相送三四里許。歸向本鎮。從鎮家向縣二百廿里。已時放却水牛。各分一船。指棹進行。絕无人家。申終到延海鄉延海村。停宿。蚊蠅甚多。辛苦罔極。半夜發行。鹽官船積鹽。或三四船。或四五船。雙結續編。不絕數十里。相隨而。勿而池本無

行。乍見難記。甚爲大奇。廿二日平明。諸船繫水牛牽去。白鵝白鴨往々多。有人宅相連。已時已後。或行三十里。方三四家。有无不定。入夜暗行。子時到村。未知其名。諸船於此宿住。廿三日卯時發行。土人申云。從此間去縣二十里。暫行不久。水路之側。有人養水鳥。追集一處。不令外散。一處所養數二千有餘。如斯之類。江曲有之矣。竹林无處不有。竹長四丈許爲上。指北流行。自初乘船日。多指西行。時々或北。或艮。或西北。辰時前途見塔。卽問土人。答云。此是西池寺。其塔是土塔。有九級。七所官寺中是其一也。進行不久。到海陵縣東頭縣裏官人。長官一人。判官一人。兵馬使等惣有七人。未詳其色。暫行到縣南江。縣令等迎來。西池寺南江橋前。大使判官錄事等。下船就陸。到寺裏宿住。縣司等奉錢。國唐代有本錢之俗但請益留學僧。猶在船上。縣中人悉集競見。留學僧肚裏不好。廿四日辰時。西池寺講起信論。座主謙并先後三綱等進來船上。慰問遠來兩僧。筆書通情。彼僧等暫住歸去。比至巳時。大使以下。出寺

駕船。同共發去。縣裏官人等。以无慰熱。差申中等令相送。申時到宜陵館。此是侍供往還官客之人處。依准判官藤原貞敏卒爾下痢。諸船於此館前停宿。兩僧下船看問病者。登時歸船。聞第四判官不忍湯水。下船居白水郎宅。未舉國信物。船悉破裂。但公私之物无異損。依无迎船不得運上。廿五日寅時發去。人々患痢。行船不一。准先行之船。留爲後番。後行之人。進在前路。自海陵縣去宜陵館五十里餘。國餘東本作舒去州六十五里。已時到仙宮觀。直行不休。未時到禪智橋東側停留。橋北頭有禪智寺。延曆年中副使忌日之事。於此寺修。自橋西行三里。有揚州府。大使爲通國政。差押官等遣府遲來。申時發去。江中充滿大舫船。積蘆船。小船等。不可勝計。申舉行東郭水門。酉時到城北江。停留。大使等登陸宿住。未達府司。請益留學僧等。未離船上。入夜雨下。辛苦尤劇。廿六日哺時。下船宿住於江南官店。國兩東本作向恐非僧各居別房。廿八日齋後。屢少船向盤居寺。半途有障。不入寺裏。還到官店。不久之頃。開

元寺僧全操等九箇僧來。慰問旅弊。卅日開元寺僧貞順慰問。筆書問知府寺名并法師名。兼贈土物。

八月一日早朝。大使到州衙。見揚府都督李相公。事畢歸來。齋後請益留學兩僧。出樓於使衙。請向台州國清寺。兼請被給水手丁勝小麻呂仕。充求法馳仕。幕際依大使宣爲果海中誓願事。向開元寺看。勿有他定閑院。本作若三綱老僧卅有餘。共來慰問。巡禮畢歸店館。三日請令請益僧等向台州之狀。使牒達揚府了。爲畫造妙見菩薩。四王像。令畫師向寺裏。而有所由。制不許外國人濫入寺家。三綱等。不令畫造件像。仍使牒達相公。未有報牒。四日早朝有報牒。大使贈土物於李相公。彼相公不受還却之。又始今日。充生料。每物不備。齋後從揚府。將覆問書來。彼狀稱。還學僧圓仁。沙彌惟正惟曉。水手丁雄滿。圓丁勝小麻呂改名。後再題圓珍入唐即譯語人丁滿是也。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爲復從台州却來。赴上都去。留學僧圓載。沙彌仁好。伴始滿。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便住台州。爲復從台州却來。赴上都去者。

卽答書云。

還學僧圓仁。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尋師決疑。若彼州无師。更赴上都。兼經過諸州。

留學僧圓載。

右請往台州國清寺。隨師學問。若彼州全无人法。或上都覓法。經過諸州訪覓者。

又得使宣僞畫像之事。爲卜筮。別案東本作筮。池本作巫。恐俱誤。有忌。停止既了。須明年將發歸時。奉畫供養者。仍以戌時到開元寺大門。誓禱其由。七日馳書信。諸開元寺三綱。兼贈土物。附還信送報禮書。唐書東本作唐今從池本。八日開第四船。猶在泥上。未到泊處。國信物未運上。其船廣棚離脫。淦水殆滿。隨潮生潮落。船裏涸沈。不足爲渡海之器。求法僧等。未登陸地。頭判官登陸。居白水郎舍。船中人五人身腫死。大唐迎船十隻許來。一日一度。運國信物至。波如高山。風吹不能運還。辛苦尤甚。聞道昨日揚州帖可行迎舶之狀。令發赴既了。未詳子細。九

日巳時。節度使李相公牒於開元寺。許令畫造佛像。未時勾當日本國使王友或作王友今從下文及池本。其來官店。慰問僧等。兼早令向台州之狀。相談歸却。請益法師。便贈土物於使。登時商人王客來。筆書問國清寺消息。頗開懷抱。亦與刀子等。十日辰時。請益留學兩僧隨身物等。斤量之數定錄。達使衙了。即開第二船著兼州。第二船新羅譯語朴正長書送金正南房。午時王大使來導。相公奏上既了。須待勅來可發赴台州去。大使更留學僧暫住揚府。請益僧不待勅符。且令向台州之狀牒送相公。二三日後。相公報牒。不許且發待報符可。定進止。其間令僧住寺裏者。船師佐伯金成患痢經數日。十六日辰時兩僧與无常呪願。但命未絕。暮際勾當日本國使王友真。共相公使團使下池本有一字人到官店。助錄金成隨身物。十七日申時。開第四船判官到如阜鎮。公私雜物亦悉運到鎮家。今編小船擬向揚府。入夜比及丑時。病者金成死亡。十八日早朝。押官等來檢按此事。據本國使判。金成隨身物。依數令受。像

從井俵替。未時押官等勾當買棺葬去。廿一日檢按船之使。准船師楊隻糸磨等趕來。即開水手長佐伯全繼。在掘港鎮死去。廿二日王大使。將相公牒來。案其狀稱。兩僧及從等令住開元寺者。廿三日晚頭。開元寺牒將來。送勾當王大使。廿四日辰時。第四船判官已下。乘小船來。船數惣計卅艘已下。齋後。差使遣寺。令檢按客房。未時兩僧并儼人等出官店。詣開元寺。既到寺裏。從東塔北越一壁。於第三廊中間房住。登時三綱并寺和上及監僧等赴集。上座僧志強。寺主令微。都師修達。監寺方起。庫司令端慰問。隨身物同運寺裏。廿五日早朝。有綱維請。仍到寺庫喫粥。比至午時。三論留學常咬團咬同曉下文作曉。師來慰談。寺家設供相共齋。常咬師巡看歸館。差惟正。清問諮。真言請益付廻報慰。兼第四船船頭判官及吉備按讚岐掾等便垂諮問。即第四船爲高波所漂。更登高瀨。難可浮廻。水手等乘小船往船上。未達中途。潮波逆曳。不至船上。不知所向。但射手一人。入潮溺流。有白水郎拯之。廿六日。李相公隨軍

游擊將軍沈弁來諮問，發語相公諱四字。府吉甫云四字也。翁諱云。父諱吉甫。（因字和季德裕，父吉甫府云二字難解。）恭際沈弁差使。贈來蜜一塊。請益法師爲供寺僧。喚寺庫司僧令端問寺僧數。都有一百僧。卽沙金小二兩充設供析。留學僧亦出二兩。惣計小四兩。以送寺衙。綱維監寺僧等共集一處。秤定大一兩二分半。登時得寺家報稱。須具金數。更報官取處分。可設空飯者。

沙金小四兩。

右求法僧等得免萬里再見生日。暫住寺裏結泉樹因。謹獻件沙金以替香積供。伏願加辦作（原作池本作供）之勞。用充寺裏衆僧空飯。但期在明日矣。

八月廿六日

本國天台法花宗 還學傳燈法師

留學傳燈滿位僧

廿九日供寺裏僧百種惣集。以爲周足。僧數百餘。當寺僧常簡奉綱維請。而作齋文。其書在別。卅日長安千福寺僧行端來。筆言述慰。兼問得長安都唐消息。

九月一日無異事。從開元寺西涉河。有無量義寺。有老僧名文瓊。春秋七十。新作維摩經記五卷。今現在堂裏講其疏記多用肇。生。融。天台等義。比寺諸僧來集聽之。聽衆都有卅八人。共敬重彼文瓊和尚。二日監寺僧方起等。於庫裏設空飯。九日相公爲大國使。設大饌。大使不出。但判官已下。盡赴集矣。十一日間。副使（野）不來。留住本國。但判官藤原豐竝爲船頭來。十三日間。相公奏狀之報符。來於揚府。未得子細。齊後監軍院要籍蕭廿一郎。來語州裏多少。揚州節度使領七（非也今脫舒州）州。揚州。楚州。廬州。壽州。徐州。（即和州）也。揚州有七（非也今脫江都縣）縣。江陽縣。天長縣。六合縣。高郵縣。海陵縣。揚子縣也。今此開元寺。江陽縣管內也。揚府南北十一里。東西七里。周卅里。從開元寺正北有揚府。從揚州北行三千里。有長安都。從揚府南行一千四百五十里有台州。或云三千來里。人里語不定。今此揚州淮南道。台州江南西道也。揚府裏僧尼寺卅九門。州內有二萬軍。惣管七（非也見上文）州。都有十二萬軍。唐